

41  
1  
30

話字板史記

世家

世 卅  
九 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史記三十七卷

衛康叔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

之康不在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

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

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

為武庚未集索隱曰集和也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

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

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



者贈奇  
氏董林爵伯  
日 月九年  
館書圖整義應慶





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致成周

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

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

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

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索隱曰宋忠云今定昌也周

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

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

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

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正義曰若梓人

為材君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亦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

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

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

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

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績茂大赤也通帛為旃折羽為旌大呂鍾名鄭眾曰績茂

名以章有德康叔率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

鬯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鬯聲相近故不



同耳。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云牟伯。

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

康伯立。史記音義曰音捷。索隱曰系本作康伯。康伯卒子靖伯

立。靖伯卒子貞伯立。索隱曰系本作真伯。貞伯卒子頃

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曰康

諸緇命余侯于陳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申叔劄封已為侯也。比子康伯即稱伯

者謂方伯之伯耳。殊至于即降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

牧也。故五代孫祖拒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于而削

爵及頃侯賂夷王而稱侯也。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

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

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

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

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音以戰反。恭伯名餘。衛

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

是為武公。索隱曰和終恭伯代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



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歲誠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傲至於沒身謂之獻聖又詩著衛世子其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為此記耳

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索隱曰女弟戴嬀也子完為州吁所

殺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是也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

之立為太子索隱曰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也詩碩人篇閔之是

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

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賈逵曰石碯衛上卿曰庶子好

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

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

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

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



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  
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  
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碯  
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  
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  
濮賈逵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  
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河又受汴汴  
亦受河東北至離孤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  
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  
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沛當言陳留水也而迎桓公弟晉於邢

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

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瑯公及孔  
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衷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  
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  
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  
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  
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勝太子伋母



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  
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又聞其  
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  
之正義曰左傳聞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與  
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預曰莘衛地與  
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  
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  
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  
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

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  
馳至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  
伋又至謂盜曰盍當殺乃我也十五盜并殺太子  
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  
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  
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  
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  
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葬齊衛君黔牟立八



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  
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  
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  
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  
燕伐周周惠王犇温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  
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鸛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鸛城在滑州匡  
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鸛有乘  
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鸛

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

淫樂奢侈九年

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  
好鸛鸛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  
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  
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  
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  
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  
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正義曰  
括地志



云武城縣立戴公諸弟燬為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

有楚丘亭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葬

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正義曰燬音毀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

死是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

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

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

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

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罪字連下讀蓋

亦一家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

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

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

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

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杜頊曰從伋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

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



公出犇索隱曰奔楚○正義曰桓况遠反晉文公重耳伐衛

分其地于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

成公遂出犇陳索隱曰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二歲

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

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索隱曰按私已謂昭之也

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

瑕出犇索隱曰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傳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

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此言奔非也

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邠歇

弒其君懿公索隱曰邠歇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邠戎者蓋邠歇掌御戎車

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

子穆公遯立正義曰穆公二年

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

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

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

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卒公令師曹教官妾鼓



琴曹樂人妾不善曹答之妾以幸惡曹於

公亦答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往日肝不名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敦

戒二子欲共晏食皆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

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

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索隱孫文

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使師曹歌巧言

之率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

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答三百

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

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

公獻公葬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

惠子共立定公弟狄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

氏云殤公弟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

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

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



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  
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  
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  
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  
過衛見蘧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  
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  
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  
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

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  
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

孔成子服虔曰衛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

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

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

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

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

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



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

子宋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

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邀太子家戲陽後悔不

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正義曰呼

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而之

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

賈逵曰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

出犇謂郚曰我將立若為後郚對曰郚不足

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

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

也郚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

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

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

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簡子送蒯聵衛人聞

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

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



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  
孔文子問其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  
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  
賾之姊生懼孔氏之豎渾良夫羨好孔文子  
幸良夫通於懼母太子在宿懼母使良夫於  
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  
乘軒免子三死母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  
日杜預云三罪紫衣祖裘帶劔也紫衣君服也  
也懋故偏相不敬也衛侯求令名者與之食

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紫衣祖裘不釋與之  
劔而食太子使牽退數之罪而殺之

盟許以懼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

氏之外圃服虔曰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

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官者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藥竈問之服虔曰家臣稱稱姻妾

以告賈逵曰婚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

所既食懼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太子與五

人介與賈逵曰介被甲也與伯姬劫



懼於厠疆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群臣

藥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為

孔氏邑宰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

故告之言無距行爵食炙服虔曰藥甯使召奉出公

輒犇魯服虔曰召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

曰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

姑至矣杜預曰且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

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眾曰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

及以為季路欲死國也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

之祿欲救懼之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

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

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

太子焉用孔悝王肅曰必雖殺之必或繼之有繼續其

后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

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



○正義曰：播音煩，舍以戈擊之，割纓于路曰

音捨，蠶音乙減反。君子死，冠不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正義曰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

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

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

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

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

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索

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近，故莊公登臺而望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其伯于楚丘，是戎與衛相近。曰：戎虜何為是戎

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

月，莊公出奔。索隱曰：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

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

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已氏之妻，髮美，髡之。以

為夫人髡。又欲剪戎州，兼逐石圃。故石圃攻

莊公，莊公懼，踰北牆折股入已氏，已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已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帥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帥，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報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子略也。衛



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

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左傳曰起靈公子衛君

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曰左傳作石曼此專音圃

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

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

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索隱

曰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

五年而卒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

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慶子敬

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

索隱曰系本云敬公生撓公舟非也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

之正義曰昭公六年公子豐正義曰弑之代屬趙也

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弑懷公而

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索隱曰音的系本適作展

度悼公也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

訓立索隱曰訓亦作馴同休運反系本作聖公馳聲公十一年卒



子成侯速立索隱曰速系本作不速按上穆公已名速不可成侯更名則系

也本是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索隱曰秦本紀云孝公元

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十六年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耳

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

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

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

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

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

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

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

陽為東郡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二

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

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索隱曰年表與此不同徐註備矣君角九年秦

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

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



婦見誅弟毒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  
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  
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  
哉詩王二十三索隱述贊曰○索隱梓材有作○索隱成錫厥器○索隱  
東夷加其爵○索隱暨武能修○索隱從文始約○索隱  
詩義歸燕○索隱傳矜石碣○索隱皮冠射鴻○索隱

乘軒使鸛 宣縱溪壁 壘生假朔

昌之削贖得罪 出公行惡 衛祚日衰

猶於失於君角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宋鄭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微子開者

孔安國曰微微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

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殷帝乙之首子而

紂之庶兄也

索隱曰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

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紂既立不明淫

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

昌之修德滅阮

徐廣曰阮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鄒誕云本黎音黎孔

安國云黎在上黨阮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

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

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集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有

治政不治四方

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我祖

遂陳於上

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紂沈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

酒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下下世也

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

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究於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

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究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



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群臣

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孔安國曰

既亂而小民各起其為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

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謂

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

至矣於曰太師少師馬融曰重我其發出任

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

也○索隱曰往尚書作在蓋亦今文尚書意

耳異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嗣今

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子顛躋如之

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

交姬記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蓄亡殷國安

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是

下蓄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正義

曰蓄乃母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

青炎違侯耆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

云今殷民侵神穢又一云陋淫侵神祇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



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馬融曰箕子名也子

也紂親戚也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也馬融王肅以其子為紂之諸父

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始為象箸索隱

曰箸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近用禮六樽有犧象著壺泰山箸尊

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箕子嘆曰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也

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

之物而御之矣興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

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

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

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

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

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滯澁害困危窮迫雖怨恨失意猶

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

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

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之心有三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



子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  
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  
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  
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周  
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肉袒面縛，者，素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  
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即背也。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  
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

紂子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

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  
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  
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  
箕子對曰：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  
行。孔安國曰：淫塞沮，亂也。帝乃震怒，不從，鴻  
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期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  
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鯀則殛死，禹乃  
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禹乃

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非之天乃錫禹鴻範

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

至于九禹遂因而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

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

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融馬

日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

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土曰稼

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上

作苦孔安國曰焦魚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

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百穀五行以下箕子

陳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

以為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



其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

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

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害

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

辰日月之所會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

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

行九疇欽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

之義之道用布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欽是五福

與衆民故衆民於汝取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凡

中正以歸心也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孔

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為有所執

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趨舍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

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而安

之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太法受之而安

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



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時，人斯其維。皇之極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

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母侮鰥，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

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人之有能，有

為使著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

道接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安

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于其母好女，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

其動作為女用惡，謂母偏。母頗，遵王之義。安

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母有作好，遵王之道，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

馬融曰：好私好也。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

道蕩蕩也。孔安國曰：言開辟。母黨，母偏。王道平

平，孔安國曰：言下治也。母反，母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

傾側。會其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歸其

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曰：王極之傳言，馬

曰：王者當盡極行之。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馬

使臣下布陳其言。



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凡厥庶民極之傳

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言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

而行之則順以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

天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

中民善是用所以為民三德一曰正直鄭玄

父母而為天下所歸往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

平之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而能柔柔而能剛

寬猛相濟以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疆不

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疆內友柔克孔

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沈漸剛克馬融

○索隱曰內當為變變和也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

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索隱曰尚書

作沈潛此字作漸其義當依馬註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

者作福作威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孔

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



卜蕃曰筮考正疑事當選乃命卜筮曰雨曰

濟曰涕尚書作驛○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駱驛下連續今文作

涕是滄泣亦曰霧徐廣曰一日涕曰被○索隱曰霧音蒙然蒙與霧亦

通徐氏所見本涕作湊曰克曰貞曰悔凡七

卜五占之用二衍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

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

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

者乃立之也雨者北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

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

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覆氣之色

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

象多變故言衍貳立時人為卜筮鄭玄曰立

兆卦之名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曰

以為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曰

者蕃龜之道幽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

微難明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决

之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大同孔安國曰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動不違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

三者皆從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

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庶徵曰雨曰陽

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湯

成物風以動物五者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

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一極備

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

謂也曰休徵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孔

國曰君行敬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

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曰謀時寒若孔安

君能謀則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

咎徵孔安國曰叙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

雨順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曰舒常

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急



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曰霧常風若孔安國

霧閣則常王肯維歲馬融曰言士者所肯卿

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師尹維日孔安

衆正官吏分治其歲月日時毋易孔安國曰

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

峻民用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人日月歲

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

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日月之行有

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月之繼星則以風

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四曰

攸好德孔安國曰所好五曰考終命孔安國

其短長之命以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

自終不橫夭二曰疾三曰憂

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六曰弱鄭玄曰愚

冠曰短未婚曰折○索隱曰



日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朝仙地因

水為名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

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

泣為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滯泣也乃作麥秀之

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僮

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

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成王少周

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

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非成王周公既承

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

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

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

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

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索

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為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逾其故故以



舊官為稱故二子雖為宋公  
猶微至子稽乃稱宋公也  
微仲率子宋公

稽立索隱曰譙周二云未謚故明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

丁公申率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

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

曰鮒一作魴○索隱曰譙周亦作魴祀據左氏即湣公庶子也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

何讓不受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

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

公卒子惠公觀立呂忱曰觀音古覓反惠公四年周宣

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

率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

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

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

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

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

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

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



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母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率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

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

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

戰取其禾三戰取郟田四戰郟鄭伐宋入其郟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統師大敗宋



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吊水。賈逵曰：水，問山。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日吊。

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臆。臆，案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



因殺大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

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沛國有蕭縣蒙縣

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

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遊而立潘

公弟禦說為相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

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

婦人誘而飲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

人醢萬也服虔曰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

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

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

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

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

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

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

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

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蜚公羊傳



則六、察之則鵠。徐察之則退飛。索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實石于宋，五實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與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實石退鵠之事同。此史以實石為實星，遂連恒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為文，故與左傳小異也。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也。高而疾，故鵠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

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

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索隱曰：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僖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上，是也。然襄公求諸侯於楚，楚纔許之，許未合，至濟陰鹿上，今濟陰乘氏

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

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

公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

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

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

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

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

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



之。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羊氏妻，鄭之女，既是鄭女，故云二。

鄭叔瞻曰：成王無禮，正義曰：謂取鄭二姬也。其不沒乎？

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

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接厚

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匹。十四年夏，襄公

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又襄

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

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子成公王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踈耳。子成公王

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



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正義曰：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正曰：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周，為大司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子徐廣曰：一云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或公少子。

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曰：春

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

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

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

為君，又豈謚昭乎？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

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賢而下士，

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

襄王之姊，王姬也。乃助之施於國。二：正義曰：施不可，鮑不肯也。



夫人助公子鮑布正義曰公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曰公

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

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

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

須與武縲戴莊栢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

武縲之族賈陸曰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

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

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故怨馳入鄭

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

四百疋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

正義曰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

百匹用牽車伯乘遺鄭贖華元也贖華元未

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

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

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



將子及子及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

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

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

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

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

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

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

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冢在陳

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

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

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

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

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

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

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

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



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

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索隱曰按

曼立音萬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

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

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

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

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

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

之司星子章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

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

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章曰天高

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侯

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

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

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公官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

全乖未知大史公據何為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



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禚秦徐廣曰禚音端禚秦即

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名周故

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

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索隱曰購音古侯反悼公八年

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

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

與則璧其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駟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遷

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相侯辟公三年卒名辟而前駟呼辟故為狂也

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邵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

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

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

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

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

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

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索隱

曰言其似桀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



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

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四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

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何晏曰按謂仁者愛

同稱曰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

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

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

也揆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

傳曰君子大居正宋國以不寧者十世曰公

羊春秋有此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

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

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

正考父於周之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

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

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

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其之

耳說者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

有若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索隱曰襄公臨大事

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

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



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

殷有三仁 微箕紂親 一囚一去

不顧其身 頌美有客 書稱作賓

卒傳家嗣 或叙彝倫 微仲之後

世載忠勤 穆亦能讓 實為知人

傷泓之役 有君無臣 偃號桀宋

主其天之弃殷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

索隱曰唐叔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于燹

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

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郟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

唐州者也初武王與叔虞毋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齊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



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

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以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

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

滅之而有叔更遷唐入于杜言之杜伯即范巧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

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周公誅

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

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

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

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

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

平陽縣不合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

在鄂未詳晉侯正義曰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國

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



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瑞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索隱曰系本作曼武

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

索隱曰系本作輻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

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

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

召和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

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

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獻侯十一年卒

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穆侯四

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代條生太子仇

杜預曰十年伐千畝有功條杜預曰西河界休

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晉人師服曰

賈逵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

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彌成之者名自命



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母  
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  
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  
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  
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  
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  
漢武改曰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  
索隱

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成師封曲沃

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正義曰世本云相

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

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

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

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

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

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



沃相叔率子鱣代相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

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陀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

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邲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

本作邲而他本亦作都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

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侯卒乃與兵伐

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

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先是為哀侯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率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

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

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

公謀九年代晉于汾旁正義曰白即虜哀侯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

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小

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

曰韓萬曲沃相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



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  
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伐曲  
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緄為  
晉侯晉侯緄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  
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  
緄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  
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

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  
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  
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  
曰晉有兩穆侯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  
言先以別後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  
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  
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



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

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韋昭曰：西戎之驪，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蕩

說公，賈逵曰：士蕩，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蕩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

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

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蕩

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

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

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比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

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

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

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

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



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吹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

是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太子反。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黃連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晉魏尚大也



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實畢天子

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

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初畢萬卜社於晉國

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辛廖占

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

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里克諫

獻公賈逵曰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

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故曰冢子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大從曰撫

軍服虔曰助君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

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誓軍旅杜預曰君

與國政之既圖也賈逵曰國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

師是失其官專命則



不孝是為師 必不威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

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

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不共是

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服虔曰不

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

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聚之衣偏異色駮不純

偏衣涅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

分身之半以授太子佩之金玦正義曰上衣去聲下

字衣如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

決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

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

虢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又匿晉亡公

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

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假道於虞虞假道

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

夏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獻公私謂驪

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

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  
 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  
 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  
 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  
 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  
 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  
 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官中驪姬使人置毒  
 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月獻公從獵來還寧

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

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

也墳起也與天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

今闡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

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

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

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毋辟之他國若早自

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



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

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太子聞之奔新城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

也韋昭曰新城曲沃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

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

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

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

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

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

曰國語云申生乃維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

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

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

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

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為

為詭反為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謝曰

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

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



所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  
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  
其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正義曰勃白沒反鞞都提反韋昭云  
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從自殺重耳踰  
垣宦者追斬其衣袪袪服也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  
入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

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  
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  
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蔽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  
也官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  
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  
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  
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南內溫縣界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



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甫

百里奚宋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

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荀息牽囊所遺虞屈

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

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二十三

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屈潰

正義曰民逃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

其上也曰潰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

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

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

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鬲桑左傳作采桑服

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

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

頗相近然字作鬲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

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

曰河內河曲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

也內音泐卓子音駟角反

弟也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



正義曰在曹州者  
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  
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  
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母如晉何獻  
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  
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  
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  
生生者不慙為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  
見荀息持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  
不肯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於是

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  
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謂荀息曰三怨  
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  
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  
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  
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  
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其荀息之謂乎不

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

曰齒牙謂非端左右豐折有似齒及破驪戎

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

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

迎夷吾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欲立之重

耳謝曰負父之命正義曰出奔父死不得脩

人子之禮待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

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

呂省正義曰省音省杜預云卻芮正義曰却

芮姓瑕呂名餘生字子金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

之秦輔強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

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

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日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



十萬今此不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  
言亦踈略也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  
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  
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  
公夷吾元年使邾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  
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  
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  
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

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

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

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實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

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

死於是邾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

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被狐突



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日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

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

為申生御故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

復使登車天帝請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

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

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許之遂

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及期而往復見申生

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後

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

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

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若重賂

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

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

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鄭之



黨七與大夫韋昭曰七與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

乘邠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

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二

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惠公

禮倨索隱曰謂受玉情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

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秦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

天蓄流行國家代有救蓄恤鄰國之道也與

之邠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繆五年秦饑請糴於晉

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

倍其地約晉饑而秦餓我今秦饑請糴與之

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

賜秦秦弗知取而餓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

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

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

春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



深矣一曰深尤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

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

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

公曰鄭不遜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我家僕

徒為右服虔曰二子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

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惠

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反秦兵至公

窘名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

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親射為右

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繆公

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及獲晉

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

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

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

東有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



孤雖得歸，母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雖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後，其君子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饋，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

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圍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貫達曰：溝，溝塹也。民力罷。正義曰：皮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



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  
 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  
 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  
 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  
世婦以下自稱婢子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  
 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  
 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  
 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

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  
 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  
 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  
 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  
 使人告欒郤之黨正義曰欒枝郤穀之屬為內應殺懷  
 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  
 重耳習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



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

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

人至狄狄伐咎如索隱曰赤狄之別隗姓○

困如又云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

或作囚日直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齊咎如

留反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伯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

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

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

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



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癸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索隱曰興起也非翟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曰杜犁正義曰杜二十五年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

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

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達

日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

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

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

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

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堅刁等為內亂齊孝

公之立諸侯其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



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

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

日懼孝公怒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

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不

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

以子為命子不疾及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

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

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

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

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

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

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

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

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

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

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



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外犯曰宋小國新困不  
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  
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  
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  
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  
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  
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  
索隱曰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  
過音敵

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  
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  
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及國何  
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  
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  
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  
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邀不趙將子玉怒  
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



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

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

殺重耳楚成王不詳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

圍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名之成王曰

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

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

妻重耳故子圍妻與從重耳不欲受司空季

子服虔曰胥也曰其國且代况其故妻乎且受

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天醜乎遂

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

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

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

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

子圍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藥

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

國為內應其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



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  
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正義  
曰呂甥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  
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春秦送重耳至河外答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  
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  
重耳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

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  
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  
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  
韋帖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答犯與秦晉大夫盟於  
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也郇又音環字壬  
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  
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  
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入殺懷公



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  
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官殺文公文公不  
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  
文公解前罪求身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  
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  
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  
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  
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

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  
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  
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名呂卻呂  
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  
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  
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  
武鄉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  
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  
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



史記卷九  
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  
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  
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  
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  
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  
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  
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

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  
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虛曰蒙  
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  
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  
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  
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



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重

身五蛇即五臣孤偃趙表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

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

不見處不示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入名之則亡遂求不示所

在聞其入レテラ繇上山中賈逵曰繇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

名繇於是文公環繇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

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

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

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

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

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

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

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

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



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

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圍温

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

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

孫周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之霸於今在矣

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孤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

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

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

卿纒枝將下軍賈逵曰纒枝藥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

父御戎魏犢為右正義曰犢昌往伐冬十二

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

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遂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

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



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

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

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姜女

乘軒者三百人也今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

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

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

公贈馬之惠進退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

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

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也於是文公

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

晉至辱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

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

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

主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讓亮慮之口也

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讓慮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



執猶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王使宛春告

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答

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

又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入之謂禮。

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

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

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

決乃定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

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

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

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

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憇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

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

雍，鄭地。今榮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

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又晉師還至衡

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又晉師還至衡陽卷縣也。



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

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

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

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乎，囚也。駟

介百乘，徒其千。甲也。徒，兵步卒也。駟，馬被天子使

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周大夫。賜大輅，彤

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形弓，赤

後征伐。正義曰：正義曰：旅，音廬。彤，音香。鉅鬯一，白瑋瓚，黑黍，鬯，香

酒也。所以降神。白，器名。諸侯賜瑋瓚，然後為鬯。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

賁，虎。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至地。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故稱曰父。馬融

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

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

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

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在氏而系家，類亦時

有踈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

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

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

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

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詩論之，劉伯

正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為非也。丕

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

能詳慎，顯用明德。



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

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

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

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

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晉焚楚軍火

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

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

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

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

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

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

北歸國行賞孤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

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

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

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



前踐在河南此踐在  
河西北名同者  
去我曰河陽晉之溫也  
踐于鄭地也按王官也

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  
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入言周襄王  
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  
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於  
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  
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  
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  
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  
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  
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

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

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看

擊將右行與此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

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

耳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

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

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



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

曰索隱曰使謂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

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

左氏皆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

公率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嘗

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

夫成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秦

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

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

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

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

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藥枝曰未報先君

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

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賈逵曰墨

日以凶服從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

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虜



曰非禮也杜預曰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

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

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

軻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

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

伐晉報殺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

先且居等伐秦取汪軻而還則汪是秦邑

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未

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四年秦繆公大興

兵伐我渡河取五官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官

北六十里在傳文三年秦伐晉取封殺尸而

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

服虔曰秦邑報五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藥

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宰賈逵曰藥貞子藥

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

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欲立長君

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  
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立其弟樂辰  
嬴壁於二君也服虔曰辰嬴懷嬴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其  
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  
君子正義曰樂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  
毋淫子僻無威正義曰僻近亦反言樂陳小  
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

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

其殺陽處父在傳曰此時賈他為十月葬襄

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

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毋繆嬴

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出

朝則抱以適趙盾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



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手

日怨其教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而棄至

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

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

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今狐

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

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榮陽以靈公初立

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

表云北微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

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微北微即

年表所謂今云郟者字誤六年秦康公伐晉

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

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

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

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

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

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



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

周公閉與王孫蘇訟于魯稍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

開王室之事但文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相連耳恐此誤

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歛

以彫墻賈逵曰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

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躡熊掌其肉難熟靈

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稍

有隨會前數諫不聽而又見死人手二人前

面李亦已

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賈逵曰鉏麇晉力士○痛闔門開居處節鉏

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杜預曰趙初痛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見

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為邾彌

即在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邾為邾特移反則邾提二字同音也而尼史記

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坤曰祗皆作示字

邾為邾者蓋由邾提音相近字遂變為邾也

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有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



是嗾葵者也。昧明聞而死。痛與之食，食其半。

今合二人為一人，非也。問其故，曰：官三年，服虔曰：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

願遺母，痛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

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

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

進曰：君賜臣觴三行，索隱曰：如字。可以罷，欲以去。

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

縱齧狗名，教。何休曰：犬四尺曰教。索隱曰：縱，足用。反作喚，又作就，同。素。

反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

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

逐趙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

進而竟脫，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

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

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

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

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索隱曰：以鼓反。盾復位，晉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  
 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  
 及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有之罪宣子良大夫  
 也杜預曰善其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為于偽  
 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趙  
 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  
 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

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  
 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  
 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  
 索隱曰赤即斤謂斤侯之人也按宣八年春  
 傳晉伐秦虜秦謀殺諸緝市蓋彼謀即此赤  
 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  
 七年成公與楚莊王  
 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  
 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  
 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



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  
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  
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藥  
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  
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  
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  
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  
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

度舟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  
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  
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  
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  
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  
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  
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



告急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

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解揚晉大夫

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及其言令宋急下

解揚給許之率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

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

於齊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

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

以尊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

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

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

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

疆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

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

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

龍又鄭誼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驛文十二

年季孫行父帥師我諾及鄆鄆即侑也字變

耳地理志云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



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蹇傷困頃公  
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  
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  
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齊使  
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  
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  
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  
賈逵曰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  
邢晉邑

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  
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驢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  
曰驢音佳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  
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  
山崩公羊傳曰梁山同上山杜問伯宗伯宗  
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十六年楚  
將子及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及書曰  
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



人教吳乘車用兵具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  
誅趙盾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  
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  
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  
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  
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  
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  
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

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

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藥書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

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

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

射中趙盾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

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子反收餘兵拊循欲

隱曰鄢音僂又於連反



厚昭曰邪僻取愛曰眩

復戰晉患之共王名子及其侍者豎陽穀進  
酒子及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及子及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  
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  
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藥書又  
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藥書欲  
待楚帥退而擊  
之郤至云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  
曰鄢陵之戰實郤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

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藥書藥書  
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入之周虞翻曰  
周京師微考  
之果使郤至於周藥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  
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  
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  
宦者奪之索隱曰官  
者豕豕豕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  
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  
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殺也  
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

樂地錄

初七



不及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  
 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  
 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藥書中行偃于  
 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  
 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  
 弗聽謝藥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  
 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  
 厲公游正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藥書中行

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入迎  
 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  
 元年正月庚申藥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在傳  
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  
 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  
 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卒  
 已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  
 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



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  
 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  
 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樂為君索隱曰幾育冀謂望也  
 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  
 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  
 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循舊  
 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  
 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雞澤也悼公問

羣臣可用者祁僕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  
 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  
 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  
 亂行行陳也魏絳戮其僕僕賈逵曰悼公怒或僕衛也  
 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  
 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謂會于麻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伐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



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關

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

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

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元年伐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

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

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逐圍臨菑盡燒屠其

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

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

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

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

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在傳

逞作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

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

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



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  
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  
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  
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  
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  
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  
晉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  
三卿而分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  
政故曰三晉

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  
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  
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  
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  
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  
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  
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



此義曰世本為韓不信韓  
宣子孫簡子也此二不  
信前可割後可為人  
名

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  
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  
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  
射音亦范獻  
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  
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  
行范中行及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  
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  
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

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  
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在氏傳云乃

先首人外傳云吳公先敢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

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

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

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

四鄰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  
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



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哀道死故知伯

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家

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

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杵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

驕然皆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况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

公少子也彌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

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

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

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

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

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十八年

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及朝韓

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為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

作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

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

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



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

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烈

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本

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相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

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

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七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

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

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

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靜公遷

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

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

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

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



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參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桓莊 獻公昏惑

太子罹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回卿侵侮

晉祚遽亡

晉世家第九 晉史記三十九



